

第七卷 戒浪嘴 小光棍浪嘴傷命 老尼姑仗義報讎

詩曰：

皆鋒輕試受刀鋒，自是狂且種毒兇；
地下尚應錐刺血，人間哪可疾如風。
浴室殿上辭何醜，豬嘴關邊罪豈容；
不識如簧碰氏子，至今萋菲玷英雄。

這首詩，單道人不可枉言生事，自取其禍。若祇胡言亂語，其禍猶小，至於造捏穢語，點玷閨門，必至喪身。

昔日，有張老開店生理，其女甚有姿色。對門鄂生流涎，百般求親。張老因鄂生輕狂，不許。又有一莫生來求，遂欲許之。鄂遂大怒，捏播莫與張女有姦。

一日，莫生剛到張店買物，店中報知。莫因踱到裏邊望望，鄂在對門看見，便走過去，喊道：「捉姦！」一時哄到地方。那莫生雖說得明白回去，那女子卻沒意思，一索子吊死了。地方便把莫生逮送到官，道是因姦致死。莫生無處申說，屈打成招，斷成絞罪，整整坐了三四年牢。

一日，遇著個恤刑的來，看了招稿，出一面牌，親要檢。眾人大都笑道：「死了三四年姦情事，從何處檢得出來。」那恤刑臨期，又出一面牌，道：「祇檢見枕骨。」眾人一發笑疑不解。卻不知女人不曾與人交媾的，其骨純白；有夫的，骨上有一點黑；若是娼妓，則其骨純黑如墨。那恤刑當日檢骨，其骨純白無黑，如是枉斷了。究出根源，放了莫生，便把鄂生去抵命。這豈不是自作自受！但此猶有怨的，更有絲毫無涉，祇因輕口浪舌，將無作有，以致離人骨肉，害人性命者多有之。

話說嘉興縣有個人，姓應名時巧，綽號赤口，也是在閑漢行裏走動的，生平好看婦人。那一張口，好說大話，替臊子作體面，以此為常，全不顧忌。常與人角口生事，因加他個美號，叫做赤口，年近三十歲了。

一日到街上閑踱，見一個講命婦女，有許多人圍看聽講，應赤口也挨進去，仔細看他，甚有姿色，又說得一口好京話。赤口著實看了一會，走了開去，暗忖道：「好個佳人，可惜我沒帶銀子，若帶得幾分，好和她扳一通話。」

正在路上自言自語，忽後面有人叫道：「應大哥，看飽了麼？」赤口回頭看時，卻是隔壁做白日鬼的鄒光。鄒光道：「這樣婦人，雖然美好，終是人看亂的，也不值錢。一個所在，有位絕色的雌兒，你可看不？」應赤口道：「在哪裏，帶我去看看。」鄒光道：「你看見，包你魂散魄消。」赤口便垂涎道：「千萬帶我看看。」二人說說笑笑，走到一個新開的巷裏來。鄒光道：「在這裏了。前面開一扇避麒麟的便是，你過去，打一網看看。」應赤口正顏作色，走去向門裏一瞧。瞧見屏風後果然有個婦人，在那裏閑話。生得如何，但見：

風神嫵嫵，體態媚媚。眼如秋水澄波，眉若春風拂柳。金釵半蟬，烏雲上翠鳳斜飛；珠璫雙垂，綠鬢邊明星正燦。輕籠玉筍，羅衫兒緊襯櫻桃；緩步金蓮，繡帶兒秀飄楊柳。真個是：糖一糖，消磨障；行一步，可人憐。

應赤口看了幾眼，果然標緻非常。連忙走回來，對定鄒光，把舌一伸，道：「我眼裏見過千千萬的女子，從沒這樣一見消魂的。」鄒光道：「如此美人，看她一眼，准有三夜睡不著哩。但我一向想來，再沒一個念頭，看來是沒想的罷了。」應赤口道：「有甚沒想？祇要有個人門訣，便包得停當。」鄒光道：「你說得容易，看你有甚麼入門訣？你若進去討得鍾茶吃，我便輸個東道給你。」應赤口道：「要到手也是容易的事，祇吃她鍾茶，有何難哉？講定了，吃茶出來，東道就要吃的。」鄒光應允。這應赤口便打點一團正經，慢慢地踱進門去，叫一聲：「大哥在家麼？」那女娘全沒些小家子氣，不慌不忙，略略地閃在屏風背後，應道：「早間出去，還沒有回來。官人有甚話說，可便說來。」赤口假意道：「怎麼好，一件緊要事要當面商量，特地許遠走來，又會不著。」那女娘道：「既有要緊話，請坐了，等會就來。」赤口暗想道：「祇是討杯茶吃了走的好。若她丈夫回來看破機關，像甚麼模樣？」因道：「我還有別事要緊，沒功夫在此久等。有茶乞借杯吃了，轉轉再來相見。」那女娘便走入去，叫小拿一杯茶出來。應赤口接來吃了，便起身出門。兩個便去銷銷東道，自不必說。

且說這女娘的丈夫叫做林松，這女娘姓韓，原開大雜貨舖。因林松折了本，改了行，出去販賣藥材，十數日前方纔回來。新搬在此巷中居住。一向朋情，俱各不知。

事有湊巧，這鄒光有個分房哥子，名鄒福。平日與林松最好，因林松去探他，鄒福治酒與他接風。剛剛鄒光同應赤口撞到，鄒福便留住做陪客。酒至數巡，鄒福便問林松道：「外面也有美貌女子麼？」林松道：「也有，但到底粗蠢，比不得我們這裏的妙。」鄒福道：「老哥是好風月的，祇怕長久在外，未免也要活動的了。」林松道：「如今生意淡薄，哪有閑錢去耍？但我一向在外，不知我們這裏也有個把兒麼？」鄒福道：「我不聽得說有。」應赤口便道：「老尊台，敢是好此道麼？這裏有個絕妙的，幾時同去看看？」鄒光道：「甚麼所在？」應赤口道：「你也忘記了，就是前日去討茶吃的那個。」鄒光道：「莫胡說！那是良家，怎麼去得？」應赤口賣嘴道：「不敢欺，區區前日已先打個偏手哩。」林松道：「兄的相交，我們怎好去打混。」鄒福道：「此道中不論，明日大家去混混。」林松道：「請問這家住在哪裏？」應赤口道：「就在新開巷裏。」林松便疑問道：「這家門徑是怎樣的？」應赤口道：「進巷三四家，低低兩扇新避麒麟的就是。」林松聽說，越生猜疑，卻又問道：「那婦幾多年紀？」應赤口道：「有二十三四歲了，一副瓜子臉，略略有兩點麻的。」這幾句說得林松目瞪口呆，心中火發，暗道：「罷了，我纔搬到這處，未上半月，便做出事來；則以前我出門後，不知做了幾多了！今後還有甚臉見人！」便作辭起身。那鄒福又道：「我們總吃到晚，一起人送老哥到那家去歇，何如？」林松道：「我明日來邀罷，祇恐此兄不在府上，沒有個相熟的名色，不好進去。」應赤口道：「就說是我應時巧主薦去的便了。」林松記了他名字，徑自別了。正是：

輕薄狂生，兩片飛唇。
死墮拔舌，生受非刑。
時時爽口，個個傷心。

卻說林松聽了應赤口那通話，走將回去，把韓氏百般凌逼，要她招出與應時巧通姦的事來。那韓氏不知來由，又不曾認得應時巧，突然有這句話，竟不知從哪裏說起。任他狠打，無所承認，真是有冤難訴。要尋個自盡，又恐死了，此事越不得明白。哭了又哭，想了又想。這林松至次日，又狠打一頓，務要她說出來。韓氏捱到夜深，瞞了丈夫，竟一溜煙走了。

林松次日起來，不見韓氏，左右鄰家遍尋，俱說沒有。祇道應赤口做了手腳，把她拐去，連忙去尋鄒氏兄弟，告訴這段情由。鄒福、鄒光方纔曉得林松新搬，赤口所說，即伊妻子。當日不該留他作陪，悔之不及。那鄒光心下了然，祇是不好說出，指赤口去看情由，祇得道：「兄枉尊夫人了。那人平日口嘴不好，捕風捉影的話，不知說過多少，怎麼認真起來？如今尊夫人既不見，他現在家，拐逃的事也是決無的。但他口過陷人，就著他尋出，將功補罪也好。」那林松便向縣衙告官，作證即是鄒福兄弟。那知縣立刻差人，把應赤口捉到堂前審問，確實赤口不知一些情節。此時，赤口亦自懊悔不迭。知縣見不肯招，韓氏在逃，歇不得手，遂把來監了。一面出張緝牌，差人探尋。整整緝了半年，並沒影響。

一日，鄒福兄弟來見林松，道：「尊夫人實不是應赤口拐去，他受苦也夠了。我們意欲當官保他出來，慢慢把他去尋出尊夫人來，還兄罷了。」林松道：「我如今也明曉得那事是全假的了。祇可恨他當日說得鑿鑿可據，以假作真，毫無顧忌，致我割破恩愛，妻子逃亡。也罷，如今看兄份上，憑二兄去保罷。」鄒福兄弟欣然別了回去。

次早，鄒光出名，當堂把應赤口保了出來，囑他留心查尋林家娘子。不想應赤口被他保出，料人難尋，惟恐再入。不出三日，便一溜風，也不知哪裏去了。林松心下便疑他們是做一路，特地放應赤口走的。又到縣裏遞呈，把這事一肩都卸在鄒光身上。知縣大怒，忙差人把原保會去，打了二十板，發在監內，要待應赤口出來方放。這也是鄒光不端，圖姦韓氏，引起應赤口作這場禍祟，所以也受些風流罪過，報應報應。

那鄒光又坐了一年。韓氏、赤口俱無蹤跡，鄒福逐日去求林松，要他方便。林松肯了，那縣官作對，決然要待兩個拿得一個，方纔釋放。祇得罷了。

且說應赤口大數將盡，逃去三個年頭。一日想起，事經三年，料已歇下，且回到鄒家探個消息看看，遂收拾起身回家。一日，走到慈定庵門外，不覺兩足疼痛起來，心下想道：「日間入城，有人識得。現在腳疼，不如在庵內歇息，等到夜黑好走。及走入去，祇見佛堂上，站著個後生師姑在那裏燒香。仔細看去，生得甚是標緻，不覺又打動往常時高興，注目飽看。祇見佛堂後走出一個老尼來，見了赤口，似驚慌樣，忙叫道：「應官人，一向不見，哪裏去來？」原來這些光棍，常在庵觀閑撞，故此尼姑都認得他。赤口含糊答應，猶一眼看著那後生師姑不置。那老尼忽然笑容可掬，忙叫師姑道：「拿茶來，應官人吃。」時天色已晚，老尼道：「應官人就在小庵吃些夜飯進城罷。」應赤口歡喜道：「祇是打攪不便。」心下暗喜道：「若得那小師姑陪飲，死也甘心。」

那老尼同小師姑進去片時，便掇出素果酒菜來，請應官人坐下，她倆師徒左右奉陪。那應赤口竟魂飛天外，快樂不過，不覺吃得沉醉。老尼兩個便道：「應官人，我扶你去睡罷。」便叫三四個尼姑有力的，將繩索困了他手足，扛到後面菜園樹下，也弄了一二個時辰。

那應赤口漸漸醒來，叫道：「哪個捆住我，我不走，快解了，好用力奉承哩。」祇見那俏師姑向前來就是一掌，道：「你原來就是應赤口！我不是別人，就是林松的妻子韓氏。我與你無冤無讎，你為何在我丈夫面前胡言亂語，捏我與你有姦，害我至此。我祇道今日尋你不著，哪知冤家路窄，巧巧送來。」又是一掌，將口咬將下去，將應赤口肩頭上肉整整咬了一塊下來。那應赤口驚個半死，也不知痛，哀告道：「我的娘，原來就是你。我也在監牢坐了半年，還饒不過我麼？」那韓氏將鞋對他嘴上沒命地打。赤口便喊：「地方，救人啊！」老尼恐怕事露，反受其害，忙拿把利刃，走來對定赤口頂下，盡力一割。正叫做：

霜刀應斬流言子，老尼誰媿俠氣饒。

應赤口被老尼殺死了。這韓氏唬得抖做一團，道：「如何處置？」老尼便吩咐埋在園角裏，不得走漏風聲不題。原來，韓氏祇因那年林松逼勒，逃在慈定庵出家，日夕燒香，惟願饒人應赤口厚賜報應，三年來日日如此。這一日應赤口回來，神使他人庵避，早被老尼看見，定計報讎，甚是快活。

且說鄒光在監中，足足坐了三年，因赤口緝獲不著，知縣便把他頂罪，發去松山驛擺站。鄒光和解人商量：「歇了一夜，等我去哥哥家討些銀子做盤纏。」解人曉得鄒福是他哥子，他走不得的，便放他去。約在鄒福家裏會齊起身。鄒光應聲便走，心下想道：「雖然相交幾個兄弟，不過是酒肉往來的，哪個肯來資助？」便去告求，也是枉然。不如放出舊時手段，更快穩些。於是信步一走，走到城外慈定庵邊來。

此時天色已黑，祇見庵內扯起天燈，便暗想道：「一向聽得慈定庵尼姑身邊有鈔，不如去撈他一遭，料沒有空過的。」等到二更盡，便爬上牆，從天燈竿上溜將進去。望見老尼還在佛堂打坐，便向旁邊巷裏走進去，輕輕把巷門撬開，抓了把沙泥一撒，討個罵著。不想這頭房間，就是韓氏的。那韓氏自見殺赤口之後，心驚膽戰，惟恐有鬼。此時正朦朧睡著，聽得沙響，便叫道：「應赤口，我與你原是沒讎，祇因你平白污口，害我名節，逃此出家。鬼使你前日自來送死。我殺你報讎，還不伏罪麼？好好退去，他日我做些功課超度你罷了。」那鄒光聽得明白，說出一身冷汗，急依舊路，從牆上爬了出來。又爬城而入，走到家敲門。鄒福聽知聲音，開門放入，問道：「甚麼事，這等忙？」鄒光便把發去擺站、尋取盤纏、在慈定庵得了韓氏、應赤口蹤跡，一一說明。鄒福歡喜道：「如此也脫了你的身了，待天亮叫林松來同去。」

兄弟睡了一覺，天色微明。鄒福兄弟便去邀林松，說明前事，各個明白，三人一徑走到慈定庵來。林松見妻子果在殿上，做早功課。起頭見丈夫走到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我已出家了，你又來此為何？」林松故意說道：「特來為應赤口討命！」韓氏面如土色，不敢做聲。林松道：「你且說來，首在哪裏？」韓氏祇得把前日赤口到此，老尼認得，殺他報讎，現埋在後園，一一說明。林松聽得哭道：「我的妻，你受了三年無頭冤枉，今日我纔解釋矣。」韓氏見丈夫回心了，遂大哭起來。鄒福道：「是我兄弟造化，省得解去了。」

說罷，祇見解差尋到。鄒福說明情由，同一干人歸家吃飯，商量一二。走到縣前，正值坐堂。解人帶了鄒光過去，稟道：「昨日解鄒光起身，路過慈定庵，已得了應赤口、韓氏兩人消息。」知縣道：「既兩個在一處，就該拿來見我。」解人道：「韓氏做了尼姑，應赤口十日前傍晚，走到慈定庵內歇腳。老尼認得，說與韓氏，師徒將他殺了，首現存。」知縣驚道：「這等說來，他兩個姦情定沒有的了。那吃酒時說話，因何而起？」鄒光纔把那年討茶賭東道的話稟明。知縣道：「原來為此。」便差人到慈定庵，把韓氏、老尼喚到。韓氏將三年前劈空冤枉的事哭訴，又把前日應赤口進庵、老尼殺死稟過一遍。知縣聽了甚是憐她，乃對老尼道：「應赤口

造語陷人，罪不至死。你既事焚修，當方便為門，祇該扭來見我，如何便殺了他，這須償命的。」老尼道：「自從韓氏到庵三年，日夕悲痛，冤枉無伸。老尼聽了，恨不得一朝撞見，食其肉，寢其皮。彼時他來，韓氏不識，老尼說知。韓氏說冤家路窄，扭他拼命。男女不敵，老尼氣憤，藏刀殺死是實。殺一無義，伸一冤枉，甘心償命的。」韓氏忙道：「老尼雖然下手，原是為著婦人，自然是小婦人償命。望爺爺釋放老尼。」老尼又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你既非主令，又非下手，沉冤始白，又囚獄抵命，這是我害你了。青天爺爺，還是老尼抵罪為是。」韓氏又哭稟道：「說哪裏話來，我所以不死者，為死得不乾淨耳。漏夜逃到她庵，原圖報讎，蒙她收留，供養至今。讎恨已報，無能報恩也罷了，哪有累她抵命之理？自然是小婦抵死。」二人爭個不了。

知縣道：「你兩個不必爭，聽我公斷。應赤口誣污良婦，致韓氏幾乎喪命，罪無可赦；老尼抱憤殺之，雖應抵命，而義俠可寬，擬準贖徒；著應族領屍，韓氏名下，追給埋燒銀二十兩；韓氏清潔無瑕，若林松領回完聚；鄒光引領赤口，看婦成獄，本宜擬徒，已受杖監已久，釋放寧家。」當下立了案卷，眾人叩謝出門。韓氏仍願歸庵，林松百般謝罪，老尼著實勸回，自此夫妻更加恩愛，這韓氏足跡再不到門前了。後來奉事老尼，勝似父母，及老尼死了，猶為之戴孝，終身不忘，以報其德。

看官，你看應赤口，祇一場說話不正經，把性命都送了，可見出好興戎，招尤取禍，都從這一張口起。君子觀應赤口之事，亦可以少做矣。

[返回 >>](#) [八段錦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